



革命文艺丛书

# 大寨路上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## 毛 主 席 语 录

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，  
全国学人民解放军，解放军学  
全国人民。

# 目 录

## 小 说

- 春水和秋生(儿童小说).....丰城县 金达迈(1)  
师徒仨.....勘探二二四队 伍显硕(9)  
黄师傅训“马”.....九江市 工人李廷楷(18)  
太阳照在山道上.....奉新县 丁慰南(25)

## 故 事

- 夜闯鞋山湖.....湖口县 工人李金华(43)

## 散 文

- 春落江南.....吉林省 陈洪山(67)  
争朝夕.....景德镇市 夏侯温(75)  
井冈杜鹃.....都昌县 熊述隆(82)

## 诗 歌

- 草鞋曲(外一首).....临川县 苏辑黎(85)  
送新兵.....六〇一二部队 邢书第(90)  
练兵素描(三首).....二五五九部队 阙昌禄(92)  
满山花开满路歌.....泰和县 聂志刚(94)  
两张象片.....铅山县 俞树红(96)  
儿歌二首.....南昌市 孙海浪(99)

## 戏 曲

风浪中成长(小戏剧).....湖口县文艺站创作组(101)

香与臭(相声).....赛湖农场业余文宣队(115)

战歌鼓斗志 人民绘新图(宣传画).....丰城县 陈宏仁 冯奔(插图)

大寨路上(水粉画).....邱 玮(封面)



## 春水和秋生

丰城县 金达迈

春天来了。多美丽啊！山野铺上了天鹅绒的绿毯，鲜艳的花朵，开遍了村前，开遍了村后。在微风轻拂下，梯田里的麦苗起伏伏，象湖波一样荡漾着……。

“喂！——是谁的牛在吃麦苗啦？快来赶牛呵！”春水看到一头牛在吃队里绿油油的麦苗，心多痛啊！他一边叫着，一边快步向麦地跑了去。

秋生正盘着双腿坐在一棵大树下，聚精会神地和小伙伴下小石子棋，听见喝牛的声音，爬起身一看，糟了，自己的水牯牛不见了，一定吃麦子去了！他也赶忙向麦地跑了去。

春水早把牛牵出来了。他对秋生说：“你看，多好的麦子，叫你的牛吃了！怎么能这样放牛呢？上次你放牛也没管好。这次你可要去向队长承认错误。”

秋生也怪自己太贪玩了，心里想：以后可真要小心点，不能再让牛吃庄稼了。可去向队长承认错误，这多丢人啊！他对春水说：“队长还不是你爸爸，叫我去向你家承认错误？！”

春水急了：“怎么是我家呢？”

秋生说：“是嘛，不是你家的，不用你管！”

这一下春水真生气了：多蛮不讲理！还我家你家的，这是什么思想，难道队里的麦子就能吃吗？！他回到村里，跑到秋生家，对秋生妈说：“你秋生放的牛又吃了队里的麦子！”转身又跑到学校里，告诉老师：“秋生放的牛吃了队里的麦子，还不承认错误。”

秋生挨了两顿批评——不，三顿啦，家里一顿，校里一顿，还叫春水剋了一顿！他可恼火啦。心想：还算是好朋友哩，口口声声“团结，团结”，现在一点面子也不讲，抓住自己一点小辫子，就“秋生妈妈，秋生妈妈！”上门来告状，真亏他春水叫得出口，简直是个“告舌精”！好，从此以后别再同我说话。他越想越气，走呀，走呀，向春水家走了去。抬头一看，春水正好迎面走了来。秋生气更大了，他“呸！”了一口，拐转身就往侧路上走，避开春水，一边大声念着：

“小鬼小鬼，多嘴多嘴，

告舌告舌，烂嘴烂嘴。”

春水一听，知道秋生骂他，气得心头毛热火辣的。秋生呀秋生，我哪一点对你不起？你没有铅笔画画，我借给你，你丢掉了，我也没要你赔；你上学淋湿了衣服，我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你换上……算了吧！我少了你这个伙伴，就没有人玩啦？！我就不能读书学习啦？！他真恨不得追上去，一把揪住他讲个清楚，问他还要不要自我批评。但转面一想，迈出去的脚步又停住了。老师讲过：张思德叔叔为了团结，帮助一个不安心通讯工作的战士，在生活上多方照顾他，亲自给他做病号饭，半夜起来为他倒开水喝，后来又恳切地同他谈了通讯工作的重要意义，终于使这个战士安下心来做好革命工作。张思德叔叔多会帮助同志啊！可我一帮助秋生，却越帮越糟了，说我“告舌告舌”，理都不理我了，难道我帮助他的方法不好？……

到星期六了，是学校规定的劳动日。红小兵大队都布置了春播任务：每人种十株试验棉花，两个人一组种一畦。中队长刚宣布完，春水就站起来说：“我和秋生一组。”

秋生瞪了春水一眼，心里嘟噜着：不要脸，前几天还告舌，今天又来叫人家的名字！他大声说：“我一个人一组。”

中队长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认真地说：“没有一个人一组的。你和春水一组，春水当组长。”

秋生一时答不上话，心里直嘀咕：还要来当我的组长，好吧，看你的，反正我不同你春水合伙。

会一散，秋生拿起锄头就跑到地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在畦中间拦腰挖了一条界沟，顺手拣起一块木片，摸出铅笔，在上面粗粗地写了“秋生”两个字，插在左边这块地上，表示互不相干。

春水领来了四十粒棉种，埋头就种。可抬头一看，他愣住了，说：“秋生，你要拆伙？”

秋生说：“没合伙你还告舌，合在一起，我一不当心，更够你告舌了，我吃不消。”

春水真气呀，但他压住了火气，说：“你还记仇！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儿童们团结起来，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。’你就不想想？老师也说了，不搞好团结，就不是毛主席的红小兵！”说着，就走到插着“秋生”木片的那边去种了。

秋生左手叉着腰，伸出只右手，眼睛直看着老远老远的地方，说：“给我种子！”

春水说：“不，我来种，我以前种过。你去挑粪吧。”

秋生说：“我自己会种。”

春水说：“好，你种就你种，我去挑粪。种的时候要注意：不要种得太深，种下了，再用脚踩一下……”说罢，他担粪去了。

秋生嘴里这么说，但接过种子，心却慌起来了。谁不知道春水是农业生产的“小把式”，可自己呢，是出名的“大粗心”，

以前又根本没种过棉花。怎么办？别的组的同学还没来，问也没地方问，难道等春水担了粪回来，自己还干等着？！那太丢人了。哦，春水刚才不是已经种了一穴了吗，扒开土来看一看，学一下就会了。对，就这样办。他扒开一看，原来是一穴两粒棉子，都埋在底下，上面盖了些草木灰，再上面盖着细土。就这样种！他回到划给春水的那半畦地上种起来了——自己插了木片的这半畦已经叫春水种了一穴，好，那就索性归你春水去种吧，我把木片移过来。

春水把粪担在秋生身边刚歇下，秋生说：“我自己会去挑。”

春水喘着气，笑着说：“有这一担就够了，种棉花，要‘轻施苗肥，重施花肥’，现在已施过了基肥，等到开花季节，你多挑些好了。”

秋生白了春水一眼，管自埋头种了十棵，起身就走。春水拉着他说：“秋生，那一边还没有种完呀。”

秋生说：“那一边不是我的。”

春水望着秋生的背影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他蹲下身，把那一边十棵种下了，又细心地检查了秋生种的十棵，发现有几棵没种好，就重新种过。然后全部浇上了粪。

吃过饭，春水到秋生家去邀秋生玩，想跟他谈谈。可秋生一见春水，就往后门溜了。邀他一块去上学，秋生也不理睬。春水心里很不是味儿，他把这事告诉了爸爸。爸爸笑笑说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。’我们全国人民为了争取胜利都要团结，你一个同学还团结不起来？”

春水说：“当然要团结起来。”

爸爸说：“那就想办法去团结嘛！”

可是怎么团结他呢？

时间过去了一个星期，豆芽般的棉苗破土而出了。微风吹

过，一抖一晃的，多可爱啊。瞧，连蜜蜂和蝴蝶都来啦，高低飞舞，来往追逐，好象在向秋生报喜讯：棉姑娘出来了，棉姑娘出来了。这下秋生高兴啦？不，秋生并不高兴。你看，春水那半畦地的棉苗，长得比他这半畦好象要高一点呐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莫非那半边的地好？地是同一畦呀。敢情是春水给自己浇的粪多些？……哼！那半畦地原是我先写下名字的，本来应该是我的，可给你占去了。好吧，我不相信赛不过你，你多下肥，我就勤锄草，你是“小把式”，我就多向老农请教。

放学了，秋生到棉花地打个转。星期天，秋生也到棉花地里看看。那天他去，远远看见地里蹲着一个人，走近一看，正是春水，他在地里拔草。秋生一见就嚷开了：“你怎么又到我这边来拔草？！”

春水说：“还你的我的啊！反正你分家我不分家！”

秋生一赌气，扭转身走了。……

棉苗长出三、四片真叶了，黄中带绿，绿中带黄，嫩绿嫩绿的，怪令人可爱。不想，偏偏这时下了场大雨。这还了得！老师在中队会上讲过：“棉花地里积了水，就会烂根死苗，即使活下来，棉苗也瘦弱，结桃不会多。”得赶快开沟去，要不，山坡上的水尽流到棉花地里，流不出去。

秋生戴着斗笠，扛着锹，跑到地里。嗨，早有人在那儿开沟了。走近一看，又是春水。狂风卷走了春水的斗笠，急雨淋湿了春水的衣服，他从头到脚溅满了泥浆，可他只顾用一把小铲子一个劲扒着沟里的泥。秋生看在眼里，跑过去，一言不发，挥起铁锹就同他一起干起来，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。……

雨后转晴，红艳艳的太阳照在翠绿的棉苗上。秋生走到地里去定苗。一看，苗已定好了。仔细再看看，长的、青茎的统统拔掉了；短的、红茎的反而留下了。哦，准是春水干的好事，眼红我的好苗！秋生又气又急，围着棉花地转了一圈，几乎要哭出来了，嘴里嚷着：“这下我也要告老师了！——不，我不告状，我找你到老师那里去评理！”

“和谁评理啊？”一个老贫农正好走过，看秋生急的，问清了情况，不由哈哈笑开了，说：“秋生秋生，你种棉花，还不知道：高脚苗瘦弱，容易生病，青茎苗是杂苗；红茎大叶、真叶较多的矮壮苗，才是好苗。”……

傍晚，秋生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，两手托着腮帮，想了好久好久。这一畦棉花地，是两个人一组分下的，是两个人种的。可自己跟春水闹了别扭，分开了。春水比自己内行，也比自己积极，他说：“反正你分家我不分家！”真的，他说到做到，自己不跟他合伙干，他就一个人干，可每次都把自己这一份也干下了，他这是为什么呀？可惜现在不能跟他谈谈。在往常，上学一起去，一路上无话不谈；放了学，我们不是一块到小溪里去摸鱼，就是一起上山砍柴，同进同出，多带劲呵……

“秋生……秋生……”谁在叫他呀？多象春水的声音。他转过身去看看，在苍茫暮色中，不正是春水站在他背后吗，想笑不笑地直望着他。

“干吗？”秋生问了一句。

“不干吗。——玩不玩？玩吧！”

秋生转过脸去，看着远方的天空，轻轻地说：“玩。”

“上哪儿？”春水多高兴啊，一步跃了上来。

“老地方！”秋生说着站了起来，春水一把拉过他的手，两人飞快地向小溪边跑去了。

棉花越长越好了，开始绽出了粉红色、米黄色的花。春水和秋生的心中，友谊之花也一天比一天开放了。

秋生说：“我这边的花开得不比你那边的差啦。”

“还我这边、你这边啊？！”

“这样讲讲嘛。”秋生不好意思了。

春水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：“‘我’字‘你’字不好，要改为‘我们’。我以前犯错误就是这样犯的。”

秋生奇怪了：“你犯什么错误了？”

春水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还装憨！就是上次嘛，你让牛吃了麦苗，我只看成是你的错误，不是我们红小兵犯了错误，所以没有很好帮助你，就向老师和你妈告了状。”

“你还这么说，”秋生说，“那是我错了嘛，你有什么错！”秋生心里挺感动。他想到春水真是个好同学，对自己要求挺严，千方百计团结同学，却还自我批评。该怎么向春水学习呢？他想起了春水一句话：“轻放苗肥，重施花肥。”大量施肥的时候到了。为了使每一朵花都能结成果实，这天下课后，秋生给地里专门施了很多大粪。

第二天春水就知道了这件事。他跑到秋生家里：“秋生妈妈，秋生可关心集体啦，给我们几个组的棉花地里都施了肥。”又跑到学校里：“老师，秋生一个人给棉花追了好多肥。”

秋生一下子受到了两处表扬——不，三处都不止，同学们都赞扬他了。秋生心里想：我做了一点好事，春水就到处表扬，春水做了那么多好事，却一声不吭！要不是春水讲团结，那些棉花早就完了。难怪老师老是讲：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起来力量大。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，坐在教室里，提起笔来，在一张纸上写呀写呀，写了四句：

“春水春水，伙计伙计，  
心直口快，劳动积极。”

写好了，看了看，还不满意，又加了四句：

“春水春水，学习努力，  
团结同学，向你学习！”

“嗨，一个人在教室里用功——写什么呀，写表扬稿啊！”一个同学一把抢过纸条，在手中挥呀挥的，高声喊叫起来。同学们都拥来了，抢着看那纸条。

春水跑去找老师汇报秋生进步的情况，秋生早已在老师房里了，只听见秋生在说：

“……我对集体不够关心，叫牛吃了队里的庄稼……我同春

水闹意见是不对的……”

春水一把推开门闯进去，说：“是我不对，我帮助你不够热心，帮助的方法也不对，……”

老师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俩的情况我都知道了。一个肯帮助别人，又学会了善于帮助别人；一个肯接受别人帮助，又学会了善于改正缺点。你们是听毛主席话的好学生！”

秋天到了。金黄的稻子铺满田野，银白的棉花开满山岗。学校的试验棉花丰收了。

秋生捧着银光闪闪的棉花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他对春水说：“都亏你呀，要不是你播种、定苗、打顶心、施农药……”

“又来啦！”春水嗔笑着说，“还你呀我的，你不是拔了草，施了肥……”

“我还没有说完哩，”秋生认真地说，“我是说，我们在种棉花的过程里，你帮助我学习应用了毛主席的教导：‘要团结，不要分裂’。团结起来，可真的就是胜利啊……”

通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。春水和秋生扛着锄头来到地里。秋生在原来划了界沟的地上用力锄呀锄的，其实界沟早已湮没了。春水上去一看，秋生原来在用锄头敲打一块小木片，虽然那块小木片也早已烂了，但春水心里有数，他对着秋生一笑，也挥起锄头一起向小木片锄去……

小麦又开始播种了。

# 师 徒 仨

勘探二二四队 伍显硕

春节前，鹅毛大雪满天飞扬。

瑞雪兆丰年，人勤春来早。这场大雪，不但预示着今年农业将获得更大的丰收，贫下中农喜在心间，计划着不违农时大闹春耕，扎扎实实农业学大寨；就连我们这小小的机修厂，也仿佛叫这场大雪抖起了精神，这几天，工业学大庆的热浪更是激昂澎湃了，自力更生造出压管机啦，艰苦奋斗完成破碎机啦……一张张大红捷报，贴满了饭厅、走廊，和皑皑白雪交相辉映，使山岗上下显出了一幅娇艳夺目的大好春光。

队里在春节要举行文娱晚会，机修厂维修组的小刘是文娱积极分子，厂负责同志要他自编自演一段有关我厂的新面貌。时间紧，生产忙，他只好利用工间操时间，取出了快板，对着那柴油机，噼噼啪啪地敲上一阵，然后放开嗓门唱着排练起来：

红旗飘，斗志昂，  
机修工人奋战忙。  
别看咱机器陈旧设备差，  
简陋的土房飞出金凤凰。

又是一阵噼噼啪啪的快板，他摇头晃脑接着唱下去：

故事须要从头说，  
同志听我慢慢道，慢慢唱……

在柴油机那一头，薛师傅正在埋头工作。这薛师傅年纪已经五十挂零，但长得矮矮墩墩，体格很结实。他干起活来，也踏踏实实，做一件，成一件。平时很少讲话，一讲话，总是说：“干实在点。”或者说：“质量要紧。”现在，他停下活儿，摘下那副老花眼镜，走到小刘跟前说：“我说年青人，机器轰隆隆叫得够响了，你还要在这里噼噼啪啪，叫我好受？”

“哪儿的话。薛师傅，现在是工间操时间，你也应该活动活动嘛。”小刘挺和气又挺调皮地说。

“活动活动！对我这老头来说，修理修理机器，就是最好的活动。”薛师傅说着，走到桌上倒了杯开水，又回过头来说：

“小刘，我看呀，赶快把这柴油机修好，送回生产第一线，那比什么都好。”

“你就知道修理机器、机器，不知道武器、武器！”小刘不知怎的，一赌气这么冒了一句。

“什么武器？”

“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，那是最好的武器！”

薛师傅一下几乎愣住了，他看了小刘一阵，想了想说：

“哟，咱们的小刘真不简单呐，机关枪打飞机，水平提高了。”

“薛师傅……”

“我说小刘同志，”薛师傅紧接下去说，“任务是明摆着的一大摊。宋师傅不在，我又没长三头六臂，我再能也不能一个人驮上一座机器啊。你不帮忙，我好扛？”

小刘心里想，任务也确实很紧。宋师傅又到队里办学习班去了。薛师傅已连加了几个夜班，眼睛都熬红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自己确实也应该多出一把力。何况薛师傅不重视宣传工作，这思想也不是自己三言两语扭转得了的。要谈还要宋师傅来谈，才解决问题。于是他放下竹板，拿起工具，就起劲地干了起来。

什么样的师傅出什么样的徒。小刘干起活也是一员猛将。你瞧，虽说外面满天飞雪，可是干了半个小时不到，就头上直冒热

气啦；鼻子和腮帮上都沾了油迹。这却不说，要说的还是他越干心里越急，只希望一口气摆弄出一部机器来似的，而越急问题越多——他发现气缸连杆大头上的轴瓦松了。这可真伤脑筋啊！因为谁都知道，宋师傅是维修组组长，要求挺严。比如说，大家都知道，修理柴油机，地板上总难免要沾滴油吧，可宋师傅却要求你连那桌子，板凳，用具都非干干净净不可。再个，维修组领来多少东西，这些材料用到哪儿去，宋师傅都有个本子记载着。宋师傅常说：我们不做积压物资的储藏所，积压物资和贪污浪费一样，是极大的犯罪。因此，不让组里轻易领新件，也不让轻易换旧件。现在轴瓦松了，该不该换呢？小刘一时没了主张。他只好跑去问薛师傅。薛师傅正弓着腰在拆零件。他抬起那满布血丝的眼睛，从眼镜上边框往外看着小刘说：“这还用问，质量要紧，新的总比旧的好。”

小刘乐开了，拿着那副领来的新轴瓦，在手上抖也抖的，就象拿着他那副心爱的竹板一样，随口就编出了几句顺口溜：

“光溜溜，金闪闪，  
小刘我，加油干。  
加油干，洒把汗，  
宋师傅见了会夸奖——”

唱到这里他陡然停住了。原来他转头一看，宋师傅已站在他面前了。这宋师傅个子高高的，头戴棉帽，脖子上围着条雪白的毛巾；他那瘦削的脸上，泛着红光，眼睛很有神。他背着手，故意地问小刘：“夸你什么呀？”

“宋师傅……你回来啦……”小刘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你又领了新轴瓦？”

“哪儿的话，宋师傅，我这是第一次领。”小刘辩解道。

“哦，第一次！旧的不能用啦？”

“要能，我还干么戴斗笠打伞，多此一举！薛师傅也说了，质量要紧，新的总比旧的好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宋师傅双肩拧在一块了。他随即亲自用手把旧轴

瓦取了下来，滑动了一下连杆，仔细看看，再用手指弹弹，细心听听。他用油布揩了又揩，经检查后，这才放心地对小刘说：“不用换，还能用。把新的先放着。”

这一下小刘可尴尬了，他看了宋师傅一眼，就蹬蹬蹬走到薛师傅跟前，嘟着嘴说：“薛师傅，宋师傅说这新的先放着，旧的还能用。你看……”

“看什么？质量要紧，该换就得换，没错！”薛师傅头也没抬地说。

小刘这回可真难住了。一堆火烟两股冒，一条江水两沟淌，两位师傅，一个说换，一个说放。这叫当徒弟的听哪方呢？小刘搔搔头皮，看看纷飞的雪花，心里也乱糟糟的，没了主意。他说：“我说呀，你们两位是不是先商量一下……”

薛师傅转过脸来，盯了小刘一眼，又看看宋师傅，摇摇头，心里在说：“就你老宋管得宽！一回来不先帮个忙，还要拆台。瞧这一大滩活怎么办？”

宋师傅这时正手托着下巴颏，双眼直盯着火炉。他心里也正在琢磨着。他知道薛师傅有意见了。怎么办呢？这可决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副轴瓦问题啊。究竟是勤俭节约办厂，还是铺张浪费办厂，这可是两种思想、两条路线的斗争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自己应该大胆地管，在这样的问题上决不能迁就附和。他想了想，就笑眯眯地喊了起来：

“嗨，我说怎么啦？来，来，都过来烤烤火，暖和暖和，抽根烟，提提神再干！”

说着，宋师傅从口袋里取出一包烟丝，放在板凳上摊开，又撕了张纸，抓上一撮烟，慢慢地卷着：“来吧，自己动手。”

“我有这个。”小刘从袋里掏出包精装壮丽牌烟来，在宋师傅对面坐下。薛师傅摘下眼镜，挨着小刘坐。他从小刘手里接过根壮丽烟，凑近炉火点着，吸上一口，对宋师傅说：“我说老宋，快过年了，也该换换口味。别老是抱着你那包土烟了，想通点嘛。”

宋师傅嘿嘿地笑笑，仍然卷着烟，他用舌头舔了舔纸口，用



手细细抹平了，然后放在嘴里，用一张纸引火点着，深深吸了一口，说：“是啊，生活提高了，口味也不同了；正如《勇敢的人们》里那位小胖子说的：‘干嘛要给我糖，我要蜜糖！’”

薛师傅是个有心人，他知道宋师傅这话是冲着他说的，就抬